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一改 第六十三回 申公豹說反殷郊

羽翼仙在地下打滾，只叫：「疼殺我也！」這道人起身，徐徐行至面前，問曰：「你方纔去吃齋，為何如此？」

大鵬答曰：「我吃了些麵點心，腹中作疼。」

道人曰：「吃不著，吐了罷。」大鵬當真的去吐，不覺一吐而出，有雞子大，白光光的，連綿不斷，就像一條銀索子，將大鵬的心肝鎖住。大鵬覺得異樣，及至扯時，又扯得心疼。大鵬甚是驚駭，知是好消息，欲待轉身。

只見這道人把臉一抹，大喝一聲：「我把你這孽障！你認得我麼？」這道人乃是靈鷲山元覺洞燃燈道人。道人罵曰：「你這孽障！姜子牙奉玉虛符命，扶助聖主，戡定禍亂，拯溺救焚，弔民伐罪，你為何反起狼心，連我也要吃？你助惡為虐！」

命黃巾力士：「把這孽障吊在大松樹上，只等姜子牙伐了紂，那時再放你不遲！」

大鵬忙哀訴曰：「老師大發慈悲，赦宥弟子！弟子一時愚昧，被傍人唆使；從今知過，再不敢正眼窺視西岐。」

燃燈曰：「你在天皇時得道，如何大運也不知，真假也不識，還聽傍人唆使，情真可恨，決難恕饒！」

大鵬再三哀告曰：「可憐我千年功夫，望老師憐憫！」

燃燈曰：「你既肯改邪歸正，須當拜我為師，我方可放你。」

大鵬連忙極口稱道曰：「願拜老爺為師，修歸正果。」

燃燈曰：「既然如此，待我放你。」用手一指，那一百零八個念珠還依舊吐出腹中。大鵬遂歸燃燈道人，往靈鷲山修行。

九仙山桃源洞廣成子只因犯了殺戒，只在洞中靜坐，保攝天和，不理外務。忽有白鶴童子奉玉虛符命，言子牙不日金臺拜將，命眾門人須至西岐山錢別東征。

廣成子謝恩，打發白鶴童兒回玉虛去了。道人偶想起殷郊：如今子牙東征，把殷郊打發他下山，佐子牙東進五關，一則可以見他家之故土，一則可以捉姪已報殺母之深仇。忙問：「殷郊在那裏？」

殷郊在殿後聽師父呼喚，忙至前殿，見師父行禮。

廣成子曰：「方今武王東征，天下諸侯相會孟津，共伐無道，正你報仇泄恨之日。我如今著你前去，助周作前隊，你可去麼？」

殷郊聽罷，口稱「老師」曰：「弟子雖是紂王之子，實與姪已為仇。父王反信奸言，誅妻殺子，母死無辜，此恨時時在心，刻刻掛念，不能有忘。今日老師大捨慈悲，發付弟子，敢不前往，以圖報效，真空生於天地間也。」

廣成子曰：「你且去桃源洞外獅子崖前，尋了兵器來，我傳你些道術，你好下山。」

殷郊聽說，忙出洞往獅子崖來尋兵器。只見白石橋那邊有一洞，獸環朱戶，儼若王公第宅。殿下自思：「我從不曾到此，一過橋去，便知端的。」來至洞前，那門雖兩扇不推而自開。只見裏邊有一石几，几上有熱氣騰騰六七枚豆兒。

殷郊拈一個吃了，自覺甘甜香美，非同凡品，「好豆兒，不若一總吃了罷。」剛吃了時，忽然想起：「來尋兵器，如何在此閑玩？」忙出洞來，過了石橋，及至回頭，早不見洞府。

殿下心疑，不覺渾身骨頭響，左邊肩頭上忽冒出一隻手來。殿下著慌，大驚失色。只見右邊又是一隻。一會兒忽長出三頭，六臂，把殷郊只唬得目瞪口呆，半晌無語。

只見白雲童兒來前叫曰：「師兄，師父有請。」

殷郊這一會略覺神思清爽，面如藍靛，髮似硃砂，上下獠牙，多生一目，惶惶蕩蕩，來至洞前。

廣成子拍掌笑曰：「奇哉！奇哉！仁君有德，天生異人。」命殷郊進洞，至桃園內，廣成子傳與方天畫戟，言曰：「你先下山，前至西岐，我隨後就來。」

道人取出翻天印、落魂鐘、雌雄劍付與殷郊，令即時拜辭下山。廣成子曰：「徒弟，你且住。我有一事對你說。吾將此寶盡付與你，須是順天應人，東進五關，輔周武，興弔民伐罪之師，不可改了念頭，心下狐疑，有犯天譴，那時悔之晚矣。」

殷郊曰：「老師之言差矣！周武明德聖君，吾父荒淫昏虐，豈得錯認，有辜師訓。弟子如改日前言，當受犁鋤之厄。」

殷郊離了九仙山，借土遁往西岐前來。正行之間，不覺那遁光飄飄，落在一座高山。只聽得林內一聲鑼響，見一人面如藍靛，髮似硃砂，騎紅砂馬，金甲紅袍，三隻眼，捻兩根狼牙棒，那馬如飛奔上山來，見殷郊三頭六臂，也是三隻眼，大呼曰：「三首者乃是何人，敢來我山前探望？」

殷郊答曰：「吾非別人，乃紂王太子殷郊是也。」

那人忙下馬，拜伏在地，口稱：「千歲為何往此白龍山上過？」

殷郊曰：「吾奉師命，往西岐去見姜子牙。」

又一人帶扇雲盔，淡黃袍，點鋼槍，白龍馬，面如傅粉，三縷長髯，也奔上山來，大呼曰：「此是何人？」

藍臉的道：「快來見殷千歲。」那人也是三隻眼，滾鞍下馬，拜伏在地。

二人同曰：「且請千歲上山，至寨中相見。」三人步行至山寨，進了中堂。二人將殷郊扶在正中交椅上，納頭便拜。

殷郊忙扶起，問曰：「二位高姓大名？」

那藍臉的應曰：「末將姓溫，名良；那白臉的姓馬，名善。」

殷郊曰：「吾看二位一表非俗，俱負英雄之志，何不同吾往西岐立功，助武王伐紂？」

二人曰：「千歲為何反助周滅紂者何也？」

殷郊答曰：「商家氣數已盡，周家王氣正盛，況吾父得十罪於天下，今天下諸侯應天順人，以有道伐無道，以無德讓有德，此理之常，豈吾家故業哉。」

溫良、馬善曰：「千歲興言及此，真以天地父母為心，乃丈夫之所為，如千歲者鮮矣。」溫良與馬善整酒慶喜。殷郊一面叨付嘍囉改作周兵，放火燒了寨柵，隨即起兵。殷郊三人同上了馬，離了白龍山，往大路進發，逕奔西岐而來。

殷郊正行，嘍囉報：「啟千歲：有一道人騎虎而來，要見千歲。」殷郊聞報，忙分付左右旗門官：令：「安下人馬，請來相見。」道人下虎進帳。

殷郊忙迎將下來打躬，口稱：「老師從何而來？」

道人曰：「吾乃崑崙門下申公豹是也。殿下往那裏去？」

殷郊曰：「吾奉師命，往西岐投拜姬周，姜師叔不久拜將，助他伐紂。」

道人笑曰：「我問你，紂王是你甚麼人？」

殷郊答曰：「是吾父王。」

道人曰：「恰又來！世間那有子助外人而伐父之理！此乃亂倫忤逆之說。你父不久龍歸滄海，你原是東宮，自當接成湯之胤，位九五之尊，承帝王之統，豈有反助他人，滅自己社稷，毀自己宗廟，此亙古所未聞者也。且你異日，百年之後，將何面目見成湯諸君於在天之靈哉！我見你身藏奇寶，可安天下；形象可定乾坤，當從吾言，可保自己天下，以誅無道周武，是為長策。」

殷郊答曰：「老師之言雖是，奈天數已定，吾父無道，天命人心已離，周主當興，吾何敢逆天哉！況姜子牙有將相之才，仁德

數布於天下，諸侯無不響應。我老師曾分付我下山助姜師叔東進五關，吾何敢有背師言，此事斷難從命。」

申公豹又曰：「殷殿下，你言姜尚有德，他的德在那裏？」

殷郊曰：「姜子牙為人公平正直，禮賢下士，仁義慈祥，乃良心君子，道德丈夫，天下服從，何得小視他。」

申公豹曰：「殿下有所不知。吾聞有德不滅人之彝倫，不戕人之天性，不妄殺無辜，不矜功自伐。殿下之父親固得罪於天下，可與為讎；殿下之胞弟殷洪，聞說他也下山助周，豈意他欲邀己功，竟將殿下親弟用太極圖化成飛灰，此還是有德之人做的事，無德之人做的事？今殿下忘手足而事讎敵，吾為殿下不取也。」

殷郊聞言大驚曰：「老師，此事可真？」

道人曰：「天下盡知，難道吾有誑語。實對你說，如今張山現在西岐住箭人馬，你只問他。如果殷洪無此事，你再進西岐不遲；如有此事，你當為弟報讎。我今與你再請一高人，來助你一臂之力。」

申公豹跨虎而去。殷郊甚是疑惑，只得把人馬催動，逕往西岐。殷郊一路上沉吟思想：「吾弟與天下無讎，如何將他如此處治，必無此事。若是姜子牙將吾弟果然如此，我與姜尚誓不兩立，必定為弟報讎，再圖別議。」人馬在路，非止一日，來至西岐，果然有一枝人馬打商湯旗號在此住箭。

殷郊令溫良前去營裏去問：「果是張山否？」張山自羽翼仙當晚去後，兩日不見回來；差人打聽，不得實信。正納悶間，忽軍政官來報：「營外有一大將，口稱『請元帥接千歲大駕』，不知何故？請元帥定奪。」

張山聞報，不知其故，沉思：「殿下久已身亡，此處是那裏來的？」忙傳令：「令來」。軍政官出營對來將曰：「元帥令將軍相見。」溫良進營來見張山，打躬。

張山問曰：「將軍自何處而來？有何見論？」

溫良答曰：「吾奉殷郊千歲令旨，令將軍相見。」

張山對李錦曰：「殿下久已身亡，如何此處反有殿下？」

李錦在傍曰：「只恐是真。元戎可往相見，看其真偽，再做區處。」

張山從其言，同李錦出營，來至軍前。溫良先進營回話，對殷郊曰：「張山到了。」

殷郊曰：「令來。」張山進營，見殷郊三首六臂，像貌凶惡，左右立溫良、馬善，都是三隻眼。

張山問曰：「啟殿下！是成湯那枝宗派？」

殷郊曰：「吾乃當今長殿下殷郊是也。」因將前事訴說一番。

張山聞言，不覺大悅，忙行禮，口稱：「千歲。」

殷郊曰：「你可知道二殿下殷洪的事？」

張山答曰：「二千歲因伐西岐，被姜尚用太極圖化作飛灰多日矣。」

殷郊聽罷，大叫一聲，昏倒在地。眾人扶起。放聲大哭曰：「兄弟果死於惡人之手！」躍身而起，將令箭一枝折為兩段，曰：「若不殺姜尚，誓與此箭相同！」

次日，殷郊親自出馬，坐名只要姜尚出來。報馬報入城中，進相府報曰：「城外有殷郊殿下請丞相答話。」子牙傳令：「軍士排隊伍出城。」砲聲響處，西岐門開，一對對英雄似虎，一雙雙戰馬如飛，左右列各洞門人。

子牙見對營門一人，三首六臂，青面獠牙；左右二騎乃溫良、馬善，各持兵器。哪吒暗笑：「三人九隻眼，多了個半人！」

殷郊走馬至軍前，叫：「姜尚出來見我！」

子牙向前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

殷郊大喝曰：「吾乃長殿下殷郊是也！你將吾弟殷洪用太極圖化作飛灰，此恨如何消歇？」

子牙不知其中緣故，應聲曰：「彼自取死，與我何干。」

殷郊聽罷，大叫一聲，幾乎氣絕，大怒曰：「好匹夫！尚說與你無干！」縱馬搖戟來取。

傍有哪吒登開風火輪，將火尖鎗直取殷郊。輪馬相交，未及數合，被殷郊一翻天印把哪吒打下風火輪來。黃天化見哪吒失機，催開了玉麒麟，使兩柄銀鎗，敵住了殷郊。子牙左右救回哪吒。黃天化不知殷郊有落魂鐘。殷郊搖動了鐘；黃天化坐不住鞍轡，跌將下來。張山走馬將黃天化拿了。及至上了繩索，黃天化方知被捉。

黃飛虎見子牙被擒，催開五色神牛來戰。殷郊也不答話，鎗戟併舉；又戰數合，搖動落魂鐘，黃飛虎也撞下神牛，早被馬善、溫良捉去。楊戩在傍見殷郊祭翻天印、搖落魂鐘，恐傷了子牙，不當穩便，忙鳴金收回隊伍。子牙忙令軍士進城，坐在殿上納悶。

楊戩上殿奏曰：「師叔，如今又是一場古怪事出來！」

子牙曰：「有甚古怪？」

楊戩曰：「弟子看殷郊打哪吒的是翻天印；此寶乃廣成子師伯的，如何反把於殷郊？」

子牙曰：「難道廣成子使他來伐我？」

楊戩曰：「殷洪之故事，師叔獨忘之乎？」子牙方悟。

殷郊將黃家父子拿至中軍。黃飛虎細觀不是殷郊。

殷郊問曰：「你是何人？」

黃飛虎曰：「吾乃武成王黃飛虎是也。」

殷郊曰：「西岐也有武成王黃飛虎？」

張山在傍坐，欠身答曰：「此就是天子殿前黃飛虎；他反了五關，投歸周武，為此叛逆，惹下刀兵；今已被擒，正所謂『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』，是彼自取死耳。」

殷郊聞言，忙下帳來，親解其索，口稱：「恩人，昔日若非將軍，焉能保其今日。」忙問飛虎曰：「此人是誰？」

黃飛虎答曰：「此吾長子黃天化。」殷郊急傳令也放了；因對飛虎曰：「昔日將軍救吾兄弟二人；今日我放你父子，以報前德。」

黃飛虎感謝畢，因問曰：「千歲當時風刮去，卻在何處？」

殷郊不肯說出根本，恐泄了機密，乃朦朧應曰：「當日乃海島仙家救我，在山學業；今特下山，來報吾弟之仇。今日吾已報過將軍大德，倘後見戰，幸為迴避。如再被擒，必正國法。」

黃家父子告辭出營，至城下叫門。把門軍官見是黃家父子，忙開城門放入。父子進相府來見子牙，盡言其事。子牙大喜。

次日，探馬來報：「有將請戰。」子牙問：「誰人去走一遭？」傍有鄧九公願往。子牙許之。

鄧九公領令出府，上馬提刀，開放城門；見一將白馬長鎗，穿淡黃袍。

鄧九公大呼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

馬善曰：「吾乃大將馬善是也。」

鄧九公也不通名姓，縱馬舞刀，飛來直取。馬善鎗劈面相迎。兩馬往還，戰有十二三回合，鄧九公刀法如神，馬善敵不住，被鄧九公閃一刀逼開了馬善的鎗，抓住腰間條袍，拎過鞍轡，往下一摔，生擒進城，至相府來見子牙。

子牙問曰：「將軍勝負如何？」

九公曰：「擒了一將，名喚馬善；令在府前，候丞相將令。」

子牙命：「推來。」少時，將馬善推至殿前。那人全不畏懼，立而不跪。子牙曰：「既已被擒，何不屈膝？」

馬善大笑，罵曰：「老匹夫！你乃叛國逆賊。吾既被擒，要殺就殺，何必多言！」

子牙大怒，令：「推出府斬訖報來！」南宮适為監斬官，推至府前，只見行刑箭出，南宮适手起一刀，猶如削菜一般。

南宮适看見大驚，忙進相府回令曰：「啟丞相：異事非常！」

子牙問曰：「有甚？」

南宮适曰：「奉令將馬善連斬三刀，這邊過刀，那邊長完，不知有何幻術，請丞相定奪。」

子牙聽報大驚，忙同諸將出府來，親見動手，也是一般。傍有韋護祭起降魔杵打將下來，正中馬善頂門，只打的一派金光，就地散開。韋護收回杵，還是人形。

眾門人大驚，只叫：「古怪！」

子牙無計可施，命眾門人：「借三昧真火燒這妖物！」傍有哪吒、金木二吒、雷震子、黃天化、韋護，運動三昧真火焚之。

馬善乘火光一起，大笑曰：「吾去也！」

子牙在府中沉思。只見楊戩上殿，對子牙曰：「弟子往九仙山探聽虛實，看是如何。二則再往終南山，見雲中子師叔，去借照妖鑑來，看馬善是甚麼東西，方可治之。」子牙許之。

楊戩離了西岐，借土遁逕往九仙山來；不一時，頃刻已至桃園洞，來見廣成子。楊戩行禮，口稱：「師叔。」

廣成子曰：「前日令殷郊下山，到西岐同子牙伐紂，好三首六臂麼？候拜將日，再來屬他。」

楊戩曰：「如今殷郊不伐朝歌，反伐西岐，把師叔的翻天印打傷了哪吒諸人，橫行狂暴。弟子奉子牙之命，特來探其虛實。」

廣成子聞言，大叫：「這畜生有背師言，定遭不測之禍！但吾把洞內寶珍盡付與他，誰知今日之變。」叫楊戩：「你且先回，我隨後就來。」

楊戩離了九仙山，逕往終南山來，須臾而至；進洞府，見雲中子行禮，口稱：「師叔，今西岐來了一人，名曰馬善，誅斬不得，水火亦不能傷他，不知何物作怪，特借老師照妖鑑一用；俟除此妖邪，即當奉上。」

雲中子聽說，即將寶鑑付與楊戩。楊戩離了終南山，往西岐來，至相府，參謁子牙。

子牙問曰：「楊戩，你往九仙山見廣成子，此事如何？」楊戩把上項事情一一訴說一遍；又將取照妖鑑來的事亦說了一遍。令：「明日可會馬善。」

次日，楊戩上馬提刀，來營前請戰，坐名只要馬善出來。探馬報入中軍。殷郊命馬善出營。馬善至軍前，楊戩暗取寶鑑照之，乃是一點燈頭兒在裏面晃。

楊戩收了寶鑑，縱馬舞刀，直取馬善。二馬相交，刀鎗併舉，戰有二三十回合，楊戩撥馬就走。馬善不趕，回營來見殷郊回話：「與楊戩交戰，那廝敗走，末將不去趕他。」

殷郊曰：「知己知彼，此是兵家要訣。此行是也。」

楊戩回營進府來，子牙問曰：「馬善乃何物作怪？」

楊戩答曰：「弟子照馬善，乃是一點燈頭兒，不知詳細。」

傍有韋護曰：「世間有三處，有三盞燈：玄都洞八景宮有一盞燈；玉虛宮有一盞燈；靈鷲山有一盞燈。莫非就是此燈作怪？楊道兄可往三處一看，便知端的。」楊戩忻然欲往，子牙許之。

楊戩離了西岐，先往玉虛宮而來。楊戩自不曾至崑崙山，今見景致非常，只得玩賞，不敢擅入，立於宮外，等候多時。只見白鶴童子出宮來，楊戩上前施禮，口稱：「師兄，弟子楊戩借問老爺面前琉璃燈可曾點著？」

白鶴童兒答曰：「點著哩。」

楊戩自思：「此處點著，想不是這裏，且往靈鷲山去。」彼時離了玉虛，逕往靈鷲山來。

楊戩進元覺洞，倒身下拜，口稱：「老師，弟子楊戩拜見。」

燃燈問曰：「你來做甚麼？」

楊戩答曰：「老爺面前的琉璃燈滅了。」

道人抬頭看見燈滅了，「呀」的一聲：「這孽障走了！」楊戩把上件事說了一遍。燃燈曰：「你先去，我隨即就來。」楊戩別了燃燈，借土遁逕歸西岐，至相府，來見子牙，將至玉虛見燃燈事說了一遍。

子牙大喜。正言之間，門官報：「廣成子至。」子牙迎接至殿前，廣成子對子牙謝罪曰：「貧道不知有此大變，豈意殷郊反了念頭，吾之罪也。待吾出去，招他來見。」

廣成子隨即出城，至營前大呼曰：「傳與殷郊，快來見我！」